

种田随笔

刘知文

依恋

二十五年前那个秋日黄昏，我家的秋收全部结束，妻子背着待脱粒的黄豆秸回家了，我独自坐在那块地里不想离开。因为我们即将搬离老家，去我任教的学校居住，不再耕种这些土地了，而这些土地曾经给予我们许许多多饱腹的、养心的粮食，也渗透着我们十多年的热汗与苦辛。

夕阳余晖消失了，南山北山肃然默立，西风袭来，冷！我摩挲着黄豆落叶覆盖的泥土，她是暖的……两三颗星垂挂空空的田野，我依依不舍地走了。

好在还有一块自留地，我们每年回去五六次，种洋芋和豆类。这样过了六年，我觉得需要回老家多做些农活，以释土地情结，消减城市给我的烦恼，妻子是百分之百的农民，在地里劳动早已成为习惯。所以，我们决定把搬家时委托乡邻耕种的两块“责任田”收回来。于是每年十多次回老家与泥土打交道，迄今已有十八载。

这世界，最忠实、最可信的是土地，她没欺骗过谁，她仁慈，关爱着弱小的、丑陋的生命。有一年夏秋大旱，地里处处炸裂，我听见土地的喘息呻吟。我在坡上种的黄豆，豆枝豆叶干枯了，我摘下半篮干瘪的豆荚，剥开，里面都有几粒瘦瘦很小的豆子——我流泪了。她是在痛苦中煎熬中回报我的！

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有时难免伤害土地。那年冬季，某公司在我村万亩之间

的良田下面埋管道，那种车轮碾压过的土壤，板结之状实为罕见。我一锹头挖下去，凿得一两个积木似的小方疙瘩，硬而且皮，用锄头砸也砸不开的。我们两人一天挖了大约30平方米的面积。我家领到70元赔偿，可是这一片土壤“死了”，其“复活”并非容易。经第二年几场雨水浸润，冬耕时二寸以下还是一块死板，第三年这里的禾苗还是又瘦又黄的。

哦，我们仁慈的土地默默地承受着这样那样的创伤，把生机给予她的孩子。

庄稼

在五月的玉米地边，看着一大片熠熠生辉的青苗，像一群宁静的天真少女。这时，我忘记了多病的身体，忘记了曾经的悲哀与磨难，甚至觉得我回到生机勃勃的青年时代。在豆苗最初破土的清晨，我俯身凝视：它多像婴儿刚刚张开的小手，迎接第一次日出！

我们年年种玉米、洋芋和花生。玉米的花极小，一点也不显眼，而扬花之后长成的穗子却像棒槌一样大呢。洋芋和花生的果实总是躲藏在地下，不显示自己的成就。

现代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好的男子汉本质上都是农夫，朴实，安静……”是呀，所有的庄稼都以自己本来的样子生存于天地之间。起风了，某些树大声喧哗，而庄稼不会。我想，庄稼和农民都是土地的孩子，“朴实，安静”是二

者共有的品质，我只是半个农民，需要自我修炼。我还想，农民有男的也有女的，我要模仿、发挥周先生的言辞，写一句：好的女人本质上都是农妇。

身居城市，心系五十里之外的庄稼。夏季城里下雨了，就打电话问老家下了多少。去年7月9日早晨，老家来电话：昨夜暴雨成灾，玉米都被压倒平躺在地上——天哪，她们刚开始抱穗生子，竟遭此厄运！我寝食不安，要回去看看。第三天，我们回去看了，好心痛！我们知道，最好不要扶她们起来，如果扶起来伤害更大。让我感慨涕零的是，躺在地里的她们，还给了我们十分之七的收成。

之后的一个周末，我们完成锄草、追肥任务，下午应该休息一个小时，整理老屋杂物，再返城。可是吃罢午饭我急忙扛起锄，带着铁钳、铁丝，拖着两根长刺的枝条，到二里以外紧挨公路的那块地边去了。太阳好厉害，热汗不停地淌到嘴角。忙了一个多小时——我在加固篱笆，以防几双不懂规则、不走约定俗成的田间小路，踩坏我们的花生苗儿。请乡亲们谅解，我实在不能不这样小气。

根

昨晚，点开微信就是忧伤的男中音：“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寻找什么？”他反复唱着：“留住我们的根。”

根，在哪里？我是拙笨的乡下农夫，没有学问并且不曾漂泊，只知道现存的老家

和老家的泥土中有我的根。父辈们告诉我，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家从山西来，在这座黄土小塬上伐木垦荒，建房修路，在塬下丹江河滩筑堤造田。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这里已是百户之村，村名“刘家塬”。

每当下了商州开往丹凤的班车，走在我记忆里最早的路上，路边闲聊的老年人，都和我们相互询问，或者打个招呼。啊，久违的亲近！

我家小院没有水泥硬化，是我有意让泥土气息——根的气息，上升无阻。

我患脑梗、冠心病多年了，常常头晕胸闷，回老家病就轻些，在田间劳动的时候症状就消失了一大半。尤其是夏秋两季晴朗的日子，干活累了，坐在草墩上歇息之时，阳光浴里小风吹，就像我漫步海滩一样舒畅，那一刻百病全消。

中午或傍晚收工回家，照例是妻子做饭，我休息。老家的饭好香！因为玉米糝、洋芋、花生以及部分蔬菜都是自己种的，而且土灶木柴老铁锅煮饭，有童年的味道，根的味道。每年冬天用锄翻地的几天里，吃饭时，我们坐在土灶口扒出来的一堆火炭旁，觉得全身骨头都是暖和的。

我实实在在地无须寻找的根，就在这里。那么，妻子呢？她有两条根。一条扎在商南山间那个农家屋场，那几面坡上的庄稼地里；一条扎在她三十八年来风里雨里勤苦耕作的刘家塬，即现在的商州刘二村。

双根更稳固，更结实。

怀念奶奶（外一首）

左右

我曾对着干枯的树桩大喊
撕心裂肺地喊奶奶的名字
那一年冬天
风抽干树骨里的血精
所有的树，扮成奶奶千瘪的手
在夜空摇曳
那时候我还小，相信那种美好的幻觉
我向前跑去
拼命抓住手所能及的树枝
用那种掰开心脏的劲头
掰开奶奶和夜晚的躯体
并蹂躏整个手无寸铁的村子
奶奶走的时候，万家灯火齐刷刷亮了
没有人敢出声，只有坏人抬着棺材
“一二三、一二三”地喊着走着
奶奶走的时候，流星划过
整个村子
静得又像某个人要升天了

清明回乡书

每一次回乡
春天的睫毛都会为大地痛哭一次

细雨蒙蒙。蜿蜒的路上，山路深沉的心情
也成为我的心情
来回的颠簸，大地的经脉
比任何时候沉默

破败的老屋和荒落的坟，荒无人烟的山路
被遗忘在金绿色的森林里，布满灰尘

短墙、砖瓦、石板和紫色的首蓿
脚步无法将它们
擦洗干净

远方的四月在微风里摇摆
时光踏响秋千上的音弦
亲人的坟前，到处都是花香鸟语
一路上积攒下来的脚印
都是我沉默的纸钱
一路上回家寻根的人们
都是我默认的亲人
泥土将我们远去的祖先
与大地黏在一起
以大树的根脉为证
结为终生连理

祭春天

蒋念盈

时光，似一匹忠实的老马
不知疲倦地埋头前行
驮着春天的行囊，从南到北
一路穿梭在眼前

曾经春天的行囊里，包裹着
我的山川、河流。还有
枝条上悄悄萌发的嫩芽
在春寒料峭，惺忪灰蒙的春季
成为一颗早熟的樱桃

多少个春天，融化了雪地里
攀爬的脚印。只记得
背着行囊，一路打着趔趄
累了，就在任意一块石头上
坐下来喘口气
受伤了，便用片破布包一下

眼前。又是一个春天
老马的背上驮着凌乱的花须
在柳絮纷飞里，嚼食
午后的残风



商洛山

(总第2573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云台山赏梅

杨文斌

早就听说云台山的梅花开了，但苦于一直没有机会欣赏。今天吃过早饭，天气晴好，微风不燥，正是登山的好时候。

出二中路，过环城路大桥，进翠屏公园。沿石阶拾级而上，走不多高就是云台山。道路两旁树木林立，有的已经花谢，长出了嫩绿的叶子；有的含苞待放，滚圆的花骨朵跃跃欲试；有的尚未睡醒，光秃秃的枝丫挑着一缕春风摇摇晃晃。

闻着沿途的花香，上了五六十个台阶，到了一个岔路口，花香比刚才的要浓一些，轻轻地向我鼻孔里钻，弄得鼻孔痒痒的，忍不住想打喷嚏。循着花香，拐向左边的石板路。路两旁全是一拳多粗、两人多高的早樱树，一棵挨着一棵，彼此牵手并肩，亲热融融，其乐融融，树上白色的樱花摇头摆尾向游客点头致意。单层的花瓣，白白的，大大的，疏疏朗朗，错落有致，相互之间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正是相处时最佳的距离。那一刻，我觉得花儿一定是有灵性的，否则不可能开到如此恰到好处到境界。

上到山顶向右一拐，是一个很大很平的广场，人流如潮，来来往往。广场两边的晚樱还在酝酿感情，准备长出花苞，早日开放，与其他花儿相互媲美。我在广场上稍作停留，便随着大批的人群向梅园涌去，梅园位于云台山的山北，里面的梅花开得略迟一些。

刚转过广场上的八角亭，就听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声音。低头看去，一大片梅花盛开在半山腰，一树树梅花像一团团火焰在熊熊燃烧，一群群人们在梅园中赏花、拍照。他们开心得像小鸟叽叽喳喳，像喜鹊喋喋不休，像蜜蜂嗡嗡不停。到处是跑来跑去的身影，到处是咔嚓咔嚓的响声，到处是高低起伏的叫声。

我下了几十个台阶，到了梅园。站在梅花面前，一股淡淡的香气不可抗拒地钻进我的鼻孔，我的嘴里，我的每一个毛孔、我的每一寸皮肤。一刹那，我被一

片鲜花包裹，被一片花香包裹，被一片春色包裹。一瞬间，我觉得每一个毛孔都灌足了香气，滋滋作响。我忍不住打了一个饱嗝，嘴里呼出的全是香气。那一刻，我觉得人生的幸福莫过如此，在最美的年纪，在最美的心态，在花儿开得最美的时候，移步花丛中，感受鲜花的美，感受青春的活力，感受岁月的静好。

一株株梅树上，全是粉红色的梅花，密密匝匝，层层叠叠，只要一毫之地，都开着一朵梅花。一阵春风拂过，它们频频向我点头，向游客点头，向蓝天白云点头，向美丽的春天点头。这是梅花中的一种，应该称作杏梅，就是在杏树上嫁接而成的梅花，和杏花同时开放，只不过杏花是白色的，它们是粉红色的，香味则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像情人的思念，想抓抓不住，一直在你的心头晃悠。

梅园里，大片大片的梅花在我的眼前飞舞着，摇摆着，向我传递它们的柔情蜜意，诉说心中的梦想。那一刻，我承认，我被它们的风姿绰约、仪态万千迷倒了。我醉倒在它们的怀抱里，醉倒在了这美轮美奂的春色里。我的心柔柔的，痒痒的，妙不可言。

我漫步在梅花中间，聆听着梅花的盛开，品味着梅花的呢喃，欣赏着梅花的曼妙，心中不由得一阵摇曳。我觉得，这哪里是一朵朵梅花，简直是一位位降落凡间的仙子，在美妙的春光里，在宜人的春色里，脉脉含情地盛开在我们面前，给我们带来美好的生活，美丽的画面，美妙的时刻。这么想着，我抬头一看，它们又在翩翩起舞，我知道，它们在为自己的美而舞，为美了我们的生活而舞，为阳春三月而舞。

站了好久好久，我带着深深的不舍和眷恋，依依惜别了盛开的梅花。我走了，但是这些美丽的花儿已经根植在我的心中；我走了，但我的思念却留在了千朵万朵梅花上。

云台山的梅花呀，以后每年我都会在你盛开的时候来看你。看你迷人的笑脸，听你盛开的声音，和你深情对视，款款相拥。

金凤山上的思念

田吉文

不觉间，又是清明，对故去亲人的绵绵追思和深深敬意又萦绕在我的心头。上个礼拜，我和妻子商量，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去给小哥祭坟。

周末下午，我买好了东西，开车载着妻从丹凤县城出发了。312国道上车来人往，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妻子和我一样神情凝重，都沉浸在对小哥的无尽思念之中。

小哥生前是市中医医院管理后勤事务的科长，他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参加工作的，从武警部队回到地方，第一站是原来的商洛市肉联厂，他担任保卫科长。有天晚上，两个小偷翻过院墙进入厂内偷猪肉，半扇猪肉被小偷弄到院墙根时被夜里只身一人巡逻的小哥发现了，他对着小偷大喝一声，放下东西，不许动！他的一声大吼震慑住了小偷，当两个小偷看到只有小哥一人时，也就胆子大了，扑上来和他厮打，当时小哥年轻气盛，凭着在部队学到的散打技术，直接扑上去和小偷打了起来，不一会儿就把两个家伙打倒在地。他按住不放，就在厂里的人赶来时，压在他身上的其中一个掏出匕首捅了小哥一刀……在医院急救室抢救过来的他第一句话就是问小偷抓住了没有？厂长说抓住了，小哥欣慰地笑了。他身单斗歹徒，勇敢保护国家财产英勇负伤的事迹被传为佳话。

后来，当医院后勤科的那几年，他协助筹建新院区，常常没有周末休息的时间。医院建起来后，他又被单位派往镇安县去驻村，他和村干部一块儿解决山区群众的饮水难题，寻找产业发展的新路子。由于长时间无规律的工作，疾病悄悄地不清自来，小哥最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想着想着，车子就来到了金凤山脚下，沿着水泥路，我小心翼翼地开车到了金凤山顶。

在一个小平台上，我和妻子找到了刻着小哥名字的石碑。一瞬间，我仿佛看到英俊的他在笑。随着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起，一溜青烟向空中飘去，带着亲人的思念向天国里的小哥问好。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我和妻站在那里，许久才开始挪动依依不舍的脚步，心情沉重地走在黑色地铺就的小路上。

思念亲人，怀念小哥，除了亲情，更多的是他那种舍生忘死的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还有他在世时对我和孩子们的教诲。

清明是拂动的杨柳，承载着亲人们深情的期许！小哥，我们对你的思念是永远的，愿你在天国里一切安好。

诗潮

